



竹陽四十七天

朱民威 著

十二世紀出版社印行

衡陽四十七天

朱民

衡陽城在六月二十五日被圍以後，空軍第四大隊於二十六日即奉命由白雲基地進駐湖南紅岩基地，擔任協助地面陸軍攻守的任務，二十七日一早五點半鐘，二十一中隊副隊長劉寶琳率領了陳祥榮等共計六架蘇魚機出動赴衡陽城低空偵察。回到雲地之後，在八點鐘又出動赴衡陽作第二次低空偵察敵情，劉寶琳與陳祥榮担任低空偵察，陳元率四架則在空中掩護，當蘇魚機到達衡陽時，敵入圍城部隊即以機槍高射炮狂射，劉寶琳與陳祥榮也不管這種地面的抵抗，從湘江東岸向衡陽城降下，高度只有七百尺了，他們是降低，想把衡陽通祁陽公路找到順公路破壞下去，忽然陳祥榮發覺他的飛機發動機不爆發了，螺旋槳也轉動得慢起來，他以為是油箱的油用完了，再拉開主油箱的機蓋，看油壓表是正常的，又忙着作調整挽救，飛機還是停車下滑，他只好硬迫

降落，馬上用無線電發話器喊道：

「副隊長，我發動機壞了，我只好迫降下去了！」

像一隻受傷的大鳥一般，陳祥榮只在一瞥中看定了四面小山地中的一塊有水的稻田，連忙就下滑滑迫降到這塊稻田上去，當他沈重的坐在飛機里降落時，飛機一觸地駕駛桿就把他的上牙齒敲掉四個，下唇擦破，座艙前的儀表板把他頭部沉重的一擊，叫他暈過去一分鐘，當他最後醒來發覺人是好的，他連忙解開安全帶，拿了地圖，氣血面罩，急忙跳出飛機，看看飛機並沒有起火，稻田的水很深，他的膝蓋以下的腿部都浸在水中，在他不能判定這個稻田四面哪一方是敵人時，從西南方砰砰打來了步槍聲，子彈叫他領悟到敵人已迫近他所立的稻田，他趕緊向東北方的小山山跑去，步槍子彈更狂亂的追蹤着他，他死命跑着，看見前面山上陣地里有兵士向他招手，他想，這是自己的軍隊陣地了，踏在草叢中更加用力跑上去。

敵人的子彈砰砰的射擊陣地，使得我軍隊的弟兄們惱火起來，還擊的子彈也打了出去。

砰砰，啾啾的交響着。陳祥榮就在這種緊張空氣中跑到了自己軍隊的陣地前面，他看到一道二尺高的鐵絲網阻擋着去路，鐵絲網的後面就是洞穴似的戰壕，立在戰壕中的兵士們對他喊道：

「快跳過來！快點！」

他就跳起來，右腿跨過了二尺高的鐵絲刺網，落在對面里面的土地上，一陣力歇，左腿落在鐵絲刺網上，他一提神把左腿拉過來，鐵絲刺網的一下把他的黃哈腰褲子撕裂，肌肉扯破。他完全跳過了鐵絲網，可是敵人的槍聲還在對面來。

「快下來！快！」兵士們歡欣的喊聲。

他一擡腰就跳在鐵線里，當跳腰的時候，他看見自己黃褲子全是鮮紅的血印子，黃襯衣上也是血，他知道受傷了，用手一摸臉部，看手上又全是血，他立刻歪了過去。

只有一分鐘光景，他自己整定的醒了過來，兵士圍圍着他，剛問是士學，他一張口問話：

「這是甚麼地方？」噴高的血流了出來。他吐在潮濕的地上。」

「這是警戒陣地上。」一個說着日本鋼盔的兵答道。

陳祥榮的嘴部與上牙床很痛。他看了一二十士兵們的臉子，又問道：

「我是空軍第四大隊的分隊長，請你們的官長過來。」

這是守圍場的第十軍的最前線陣地。一個士兵裝束的人從左側走過來，他掛了一枝駝壳槍，

這人對陳祥榮說：

「我們是第十軍預備第十師第三團第七連的隊伍，我就是連連的連長，你不用擔心，我們會保護你的安全，現在你隨我到連部坐一下。」他說完就走在前面，順着戰壕的綫向前耐過曲曲的走着，沒一會就到了連部，陳祥榮在進入連部時，看見五架飛機低飛着打地靶，心中不免難過起來，想道：「他們就可以回去了，我還要慢慢坐火車回去了！」

連長也還是靜着，不過挖損得深寬一點，連長把他自己騎的竹床叫陳祥榮臥着。

連長把電話機拿起，又告着：

「連長嗎？我第七連張連長，剛才落下的飛機是我們自己的，駕駛機的人安全跑到我這邊來了，他受了傷，送到軍部去嗎？好的，我派人送他到軍部去。」連長放下了話機，對陳祥榮

「陳隊長，你的傷痛有一點嗎？現在我來為你包一下，包好後我派人送你到後方取去！」

陳祥榮對於受傷部的前途也還可以忍受，只是心中念着要回到後方去，他聽到連長說到送他

去後五軍部，心中很高興，當連長爲城包紮頭部傷口時，他也不大感骨痛。

連長派了二個兵護送他出了巡部向後河灣灣曲曲的走去，臨行時，連長和陳祥榮握着手，陳祥榮的嘴部傷已腫起，頭部包紮着白帕子，連長的臉是年青的，但也有些焦黑，眼睛是有光彩的，陳祥榮感到了一些要謝謝人家的意思，但無從表示，他只好用力握一握這年青的張連長的手，說道：

「謝謝你和你連士弟兄們的救護，我不會忘掉你們的！」

連長的臉上露出了笑容，點頭領受了這感激。

從警戒陣地走到軍部去，經過了敵路的軌道，陳祥榮腦子裡想道：「我這一千慢慢回去，

不知要多少天呢！」路上遇着一些來往的兵士們，兵士們看着陳祥榮奇怪的服裝，頭上的血跡以及頭上的帕子，手腫流血的嘴部，都以爲這是一個日本俘虜，當帶到陳祥榮腰皮帶上掛了一支

左輪槍，就吼道：

衛陽四十七天

「這件破死的東西，為什麼不把他的槍拿下來！」

「這件破槍，說之無益，且與我無用，且此槍已壞，且此槍已壞，且此槍已壞。」

「不說這槍不是兵器，是自己的破槍，且此槍已壞，且此槍已壞，且此槍已壞。」

「這才招得兵們的仇恨，要得採得，護送兵也不多各理，備着陳祥榮打四部兵，又再對軍部。」

「軍部設在靈陽兩門外的五桂嶺上，綠翠竹林里一間灰色的大房子的門口立着全武裝的衛士，

護送的兵脫：

「四部兵連送個破槍來軍部。」

「衛士官班的把那破槍看了一遍，走了進去，陳祥榮看那裏面走出來一個高大的人，穿了一身

黃綠色布軍服，向陳祥榮伸出了手，握着，說道：

「這件破槍，說之無益，且與我無用，且此槍已壞，且此槍已壞，且此槍已壞。」

「這件破槍，說之無益，且與我無用，且此槍已壞，且此槍已壞，且此槍已壞。」

「這件破槍，說之無益，且與我無用，且此槍已壞，且此槍已壞，且此槍已壞。」

「這件破槍，說之無益，且與我無用，且此槍已壞，且此槍已壞，且此槍已壞。」

「叫去叫警官來！」這高大的人對衛士吩咐着，又加上一句：「快開門來。」

「軍部裏靜靜的，學上是衝傷近郊城市地圖舖貼着，辦公用的長書桌上放着電話機，不時的電話鈴子響起來，隊長就伸手去拿電話機說話，這時候只見軍長的左手用紅藍鉛筆在記着一些什麼，只簡略的說二、三句。」

「無端來，陳祥榮也覺得肚子裏空空的，想吃下這碗麵，可是張開了嘴沾上了麵粉，就覺得嘴裏與上牙床的血水隨着麵湯流下去，他剛折斷牙齒的牙床腫起叫但不能使用牙齒咬麵條，他只好放下了碗。」

「這已是下午一點鐘了，軍部警官很快的提了急救包到軍部來，他做檢查頭部撞破頭皮，他用雙耳發走了閃爍，牽上了藥裏紅藥水，再用白紗布貼上纏起嘴部折斷了四枚上門牙，牙床腫起，牽動着藥水，下唇破裂部分塗了紅藥水，再檢查腿部破鐵絲網扯破的傷痕，也塗點紅藥水。」

「飛機六架！」

「中官一軍長拿子要速離開出了門，對天空有飛機的方向看着，陳祥榮也跟了出來，他看見六架飛機

中有一隻離開了隊伍低高度下來，很快地他看見這隻鳥。

「我們自己的羽衣，他們下來看符號，好去給敵人陣地。」

方隊長放下了望遠鏡，對衛士說：

「叫隊員給表。」

隨着這班班的士兵們忙把符號圖畫一部份的一塊空地上，隨聲舉手，字得大小，對準三三

「符號小了，天上看不到，應該加上五倍。」

隊長對於這個指點本記的也，一個官腔，說：

「我們們的符號凡是陸空兩路條例上規定的！」

隊長也再說：

「請符號認購實際，你按照規定，天上看不到你編的又有什麼用？」

「改過來，還是打仗！」隊長開獎的命令。

符號立刻放大了五倍，天上低低的二架飛機看到了符號系統的後方，距離距離，馬上開了火。

去，劉豫敵陣投彈擲射，連過一軍長就對陳祥發說：

「你無休息休息，等你傷好了，我要請你幫忙做空軍聯絡員。」

可是陳祥發却在對着遠去的飛機發憤，他終於把心思吐出口來：

「我盼望能够早點回到後方去。」

「你出不去啦！我們是在敵人四面包圍之中，這是保存衛陽的陣地，你可以放心，我們不會投降的，我們一定要打到底，直到外面的友軍來解了衛陽的圍，你現在去休息休息，等你傷好了我要你給我幫忙呢。」

陳祥發這才明白了他所在的衛陽是已經四面被圍，沒有一條路可以出得去，他在早晨時所說的「他們很快的飛回去」，而我還得慢慢的坐火車回去。」的念頭，現在更談也不要談起，坐火車回去？連走路回去都不可能，他是被圍困在衛陽了，他的命運如何，要看衛陽城與第十軍的命運以爲斷。

衛士把砲引到一開防空洞裏，一個軍部副官看了他幾件軍衣，「頂蚊帳，一條軍毯」指定了一張竹床，他只好好安心的坐在竹床上，終於在茫然的睡去。

這防空洞可以容下十多個人，軍部裏的人多到這裏面來過夜，下午五點鐘敵人的砲彈與槍
 聲有如萬戰，一直響到深夜，防空洞的金壁，把出入口的空氣弄得悶動不已。在這種第一次
 遇到的敵人猛攻中，陳師榮的頭腦子差不多不能思索什麼，他就合上了眼，默想了一下這兩天的
 經歷。二十六日他隨隊進駐湖南紅岩基地，雖然是前進了，但江濱的桃花溪校部的寢室是舒適
 而清潔的。晚上就寢時那種透過玻璃燈罩的明亮光輝也充滿了家中燈光的味兒。二十七日一早第
 一次出動新陽，辛苦的飛，轉去，趕着又作第二次出動，兩次出動中，雲連着雲阻礙了進路，劉
 琳寶留隊不顧一切的找雲孔就殺的一忍一程趕到了新陽，在第二次出動中由於在雲中飛行，那
 些如蜂牛的李啓馳所駕的飛機在四千尺高度變尾旋下墜。大家以為李啓馳要完啦，在快到地時
 這他半却從機托中把飛機改正過來。一聲一點也就完啦！他把李啓馳仔細想了一番，一個極好
 的有肝膽的人物啦！中國話都不大會講要拼命回到中國替祖國打仗！他又想，過了湘江自己發
 動機就停車，既不是油箱的油燒完，其他又沒有毛病，一定是電路的線被打斷了，引起停車現象
 。若不果迫降得也，那也許人早死了至少是重傷。出了飛機以後，要不是第七連張連長這一連人
 手抵抗住敵人趕迫送到自己陣地，說不定敵人會俘虜了抑或把他擊斃。這一天，多少面孔，多少事

道：

「昨天打得怎麼樣？」

「很好，我們沒有受一個陣地。」方軍長迅速的答覆。

「敵人現在距離我們多遠？」

「二百多米。」

「軍部跟敵人距離這樣近呀？」陳祥榮叫話驚訝。

軍部現在的位置是在湖部的前面。原因是我們進入衡陽以後，一部份軍官主張不能死守，有突圍出去的企圖。我只好把軍部放在第一線，免得想突圍出去的人在戰鬥中懷帶突圍的想頭打不穩當。現在敵人剛圍上衡陽，我預料這幾天衡陽被攻陷必定甚急，倘若你的傷痛不利害的話，我想請你擔任隨空聯絡的指揮工作。」方軍長說到這裏，望着陳祥榮等候答覆。

陳祥榮點了一下頭，說：

「我的傷並不利害，今天我就可以執行這個任務。」其實他的傷部還浮腫着，說話也還不清楚。

麼清楚？」

他隨方軍要到前山大房子軍部裏，軍長把孫參謀長給他介紹，孫參謀長在昨天陳祥榮到軍部

大，就在電話機旁忙着聽話，記錄報告，再向軍長請示，然後發佈下軍長的命令。陳祥榮仔細看

一下這位參謀長，河北省口音，北方人氣慨，介紹以後，接着就說道：「方軍長，軍部裏

的人偵察幾天一滿就來，更想個辦法才是。」

「去電報到紅塔基地請張司令也在濟農派飛機到衛陽來打下她。」陳祥榮答道。

「他們擬好了一個簡短的電報稿交由軍部電台發出去，陳祥榮加了一句話在上面：『昨日安迫

現在衛陽軍部內，人極窮。』

第二天階承誌就來在桌上，空在灰色黎明中飄落下敵人偵察機。六時，敵機在

二時八日中午吃飯時，方軍長說道：

「陳分隊長，昨天晚上，警戒陣地裏的第七連張連長和他全連士兵都在陣地裏死光了。敵人

打進來的是毒氣彈，我們軍隊根本沒有防務裝備，他們那邊只剩下兩個伙夫逃下來。」

桌子上的人沒有一點表情，方軍長也是抑壓着情緒平淡的說出這段全連壯烈事蹟，陳祥榮隨

了也不知如何表出他的內心情緒，他本來因為牙床痛得部痛腫不能吃什麼下去，聽了第七連全連

死光，他聯想到昨天八點半鐘跟第七連士兵相處以及和張連長談話時的光景，他不由得到快運長的幾句話：

「陳隊長，你放心，只要我們有一個人存，你的生命是絕對安全的。」

飯後衛士給方軍長遞去紙烟，方軍長接過紙烟吸着，又對衛士指指陳祥榮，衛士就過去也遞着人紙烟，陳祥榮吸着烟，看到方軍長的烟絲在乾佈香味，心中要鎮定些，這一頓飯吃完了，等到方軍長站起來，他求組立，他完全，個陌來的人，在軍部這一羣粗獷有年的人中，他不過是一個空軍中尉分隊長坐在坐的，都是上校以上的陸軍軍官身份，雖然大家都不佩帶官階，但沉重的份量，可以看得出來，陳祥榮也就隨和着這環境把舉止動作也沉重起來。

二十八日白天，敵人的兩次空軍猛烈而兇狠的攻擊，第十一軍的陣地，第十軍的砲兵營，也把美國造的山砲一砲連一砲的反擊，當飛機到來時，本來方軍長要自己拿了望遠鏡到天空觀察着，現在天空觀察的事由陳祥榮分担着，他很快的用望遠鏡一瞥，認定是自己的飛機，馬上跑進大房間，搖着電話到陸空連絡班。

「陸空聯絡班嗎？是自己的飛機，通知編隊。」

陸空中聯絡班就敲起城中央設立的一口大鐘，師部也是有鐘的，聽到了砲聲中的鐘聲，又看到天上有飛機，曉得是自己飛機來助戰了，馬上敲着師部早準備好的小鐘，師部鐘聲傳出，一直第一線戰場中，戰壕裏的團連長就忙指揮士兵在陣地前面把符號擺好。

符號已改擊了，加大五倍，清楚的指示着天空：

「敵砲兵在三百公尺外！」

「敵步兵在八十公尺外！」

天上的飛機一看到第一線布板，就按照距離低沖下去，把炸彈投在敵人堡壘裏，我軍陣地里的士兵們把頭伸出在戰壕上看着，一看到敵人陣地飛濺起煙塵就狂呼着揮着手，當我機掠過我軍陣地上昇時，士兵們就更加狂熱的對飛機里的人喊着「好呀！」

到晚上八點鐘，陳祥榮的工作才告一段落，自己飛機不來了，最後的暮色都被夜的黑暗所吞沒，充滿了雨意的雲把天空的藍眼都掩蔽住，陳祥榮下到防空洞裏，與高級參謀談克負談天說地的說下去，後來就慢慢的在竹床上睡熟了。

六月二十九日夜間，已是夜間一點多了，陳祥榮因為天氣悶熱，蚊子多，不能入睡，和彭克

負一個人談閒，軍長的衛士老下來說：

「軍長請你們去。」

兩個人也沒有脫衣裳，隨祥榮連皮鞋都沒有脫，站起來就走出防空洞，在前面房子裏，軍長坐在一支搖曳不定的油燈旁，說到：

「現在跟我走罷！」

兩個人不用問，知道是軍部移防，就隨着軍長從黑暗順着小路走出五桂嶺軍部。

四

五十多個人，這是保衛，胸的首腦部，順着小路，由衛士們帶領着，慢慢的在黑暗中走下坡，踏上了築有木柵的公路，在公路上遇到不少拾子彈的兵伙匆匆的拾着子彈縮在疾走，不時有巡邏兵問着這五十多人的移防處，喝着：

「往哪裏的？」

隊伍里不知是誰就敢回答道：

「拾子彈的！」